

永远的东坡亭

寥德全

合浦东坡亭，位于合浦县城师范校园内的东坡湖中小洲之上，与不远处的一口“东坡井”遥遥相对。湖中有水，水面上荷，有燕子斜斜剪过，有蜻蜓东点西点，很容易就让人想到那句“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头”的著名诗句。亭不大，并不雄伟峻拔，但正应了那句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”的禅说，既然有一“苏东坡在此”这一轰响而恒久的广告，也就有了其名声之远播。

我很崇仰苏大学士，崇仰他的绝代才华，崇仰他的浩然风骨。东坡亭我来过多次，每次都极为虔诚用心，不为别的，就因有了苏东坡，就有了一种天然的淡薄与静穆，容不得你有任何的浮华与狂傲。北宋符三年（1110年）6月，苏东坡获赦从儋州迁移廉州。仅两月，便于同月的8月29日溯南流江北上而归。后人为了纪念苏东坡，就在其下塌的邓氏园林清乐轩和长青亭之间建亭以纪念，并命之为“东坡亭”。据《合浦县志》记载：东坡亭“始建于何时失考。清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年）重建。道光、咸丰、宣统年间又经过几次修建。民国元年九月廉州火药局爆炸，亭被夷为平地。民国七年重建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亭为日机所炸毁。民国33年再在旧址重建。”也即现在的东坡亭。虽数度被毁，却能数度重建再起，万劫而不灭，这也算是一大奇观了。纵现人类历史，有此经历、有此殊荣者能有几人？且不说芸芸众生，匆匆过客，即使是叱咤风云，不可一世的顶尖级精英，怕也得羞逊于东坡之跟后。

东坡亭座北面南，分为前后两进。第一进为别亭，两侧有两大圆门相拱，给人的感觉是开阳洞透，使这间规模不大的建筑得以平凡中透释出几分不俗的气势。第二进为主亭，正门上方悬“东坡亭”三字大扁额，苍劲而凝重，是整个东坡亭的魂魄之所在。正面壁上，有一幅苏东坡阴纹石刻像，像中的苏东坡，慈善端祥，目光炯然，品读其仙风道骨、大家风范，仍可感受到其吟咏“大江东去，良淘尽、千古风流人物”时的激情澎湃与豪迈气势。千年东坡，撩人哪！像上方有“仙吏遗踪”四字，属神来之笔，虽然苏东坡早已用不着提示和注释的历史名人，这题铭却妥贴得体，满富感情色彩，晶凝了后人对苏大学士的崇敬与敬仰。亭的内外墙壁上，镶有许多历代骚人墨客题咏的碑刻，书体或楷或草或隶或篆，一应俱全，洋洋洒洒，蔚为大观。亭的四周，则以回廊环绕，既挡住了烈日的暴晒、风雨的摧蚀，游人漫步其间，也能恬然欣赏园中景色和壁上碑刻。

亭的左侧墙上碑刻，是苏东坡来廉前后所写全部诗作的集中展示。数一数，竟有九首之多。是否“高产”权且不说，而此时的苏东坡，已是数度被贬几经流放，垂垂老矣，但他诗才不老，诗兴弥烈，就大憾人心，为我辈心仪不已。是的，作为一代宗师、文学泰斗，苏东坡所到之处，总也忘不了他的诗作吟唱。诗，已不再是诗人简单的人生感悟，小巧摆设，已是了生活的必缀品，是结连诗人爱恨人生而不可两分的叹咏与鸣啸。夜阑人静，孤苦无伴，诗人慨叹：“林下对床听夜雨，静无灯水照凄凉”；拖把持龙眼，触景生情，诗人

低吟：“累累似桃李，一一流膏乳”，“蛮荒非汝辱，幸免妃子污”；酒入愁肠，笙箫过耳，诗人浅唱：“东坡醉熟呼不醒，但云作劳吾耳鸣”；访僧不遇，空余壁兰，诗人轻啸：“为问庭松尚西指，不知老衲几时归”。一路走来一路吟，行行脚印行行诗，也足见东坡之才情与洒脱。东坡不是强作欢颜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而是出红尘而独行，早已把诗名诗祸、功名利禄置之度外，是太钟情于诗了呀！我想，这如同红也就是苏东坡几经磨难而依然才情横溢之所在。

亭内有联，长长短短，也都情趣盎然，留人品味而忘其返。广西著名学者马君武所书的长联是：“两朝政绩，人间威风祥龙，浩气岂随春梦去；一代文豪，海角蛮烟瘴雨，滴星曾感夜光来”。胡汉民所撰的一联是：“就地建亭，共怀闪，共怀前世文章伯；有人载酒，要访斯州山水乡”。都做得非常的好，述史寄情，两相交融，对仗工整，耐人寻味。但我特别欣赏的是不知何人所撰的另一长联：“岭峤归程颖滨旧约，方以扁舟出世宜兴田好素心违；惠州宅圯琼岛祠荒，只余万里瞻天角亭高遗物在”。不单是因为联本身写得好，还因为联中提及的“海角亭”就在邻近，上有苏东坡在此所书的“万里瞻天”四个大字，赋于了海角亭也赋于了合浦深厚的文化内涵。这也是合浦人民特别景仰苏东坡之要处。

站在亭前，我感慨万千，亭者如斯，真有如苏东坡之坎坷人生，几起几落，落而再起，最终还是昂昂然而挺立于天地间。清人康基田在其《苏公遗迹记》中有耐读之笔：“廉人以东坡名其亭与井。爱公犹是也。”区区一亭，正是苏东坡在人们心目中高耸不倒之丰碑！